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四

□ 13
2221
4

日仁13信
2221
4

韓子解詁卷之六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録

解老　旧刊有第二十字

原注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鳳卿曰老子亦是有者也故立言率以洗繁文之流弊為有國之皇極故多矯世之言漢興撥暴秦之擾亂君臣宗之一寧海内非子先知之用其道以飾其術其義圓活不泥章句發揮道德之用不墜道釋之窟窠信有為之人哉愚者以為其解鄭書燕説若夫陳深曰解無意義且不得老氏之心但取其文之反覆有倏忽往来不可覊制之趣亦頑鼠飲海之話也文人不知讀書信哉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神淫於外謂故心也讀此蓋以德取義於得故曰分德得於内外而言德不見其得也增長門賦注引作神不淫故廣雅曰淫游也

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增禮樂記德者得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謂不散也）以無欲成（集成互文無營爲之心則德行集成）以不思安（以不用意得也）以不用固（言以神淫於外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生於德（言施德求報也旧刊孫月峯本竝作無功則生有德批點本同趙本）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言唯有德君子不德也）德無爲無思爲虛者（張景陽雜詩注引作無爲無虛）謂其意無所制也（制掣系也作拘泥）夫無術者（世之不知道術者）故以無爲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旧刊所無作無所上云無所此云所無已味）今制於爲虛（言有意于爲虛故非無爲是不虛也張賓王曰此一語見道）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管子曰化育萬物之謂德）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生心性也言非假于外焉者讀生心爲惕惻隱之心即是非求其報也（言與物相忘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林希逸云以者有心也言無心而爲之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旧刊孫本竝作事批本作禮）父子貴賤之差也（差別也）知交朋友之接也（接待也讀如識交接之人）親疎內外之分也（分分際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增諸本有子字是）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矩交友朋之相

助也宏孫本作朋友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嚴君平云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宏甫云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

禮者所以貌情也貌謂形顯中情乎外面也旧刊孫本並作情貌荀子文貌情用注文禮物貌威儀情貌中誠用語言山仲質云此及下以字宜作爲下文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以爲通用三年問曰稱情而立文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贊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謂人不知也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飭之所以諭內也旧刊飭作節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言有時而變也君子之爲禮

折也以爲其身旧刊孫本並脫以爲其身四字故神之爲上禮神中心也也增誠心之謂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旧刊孫本並脫不能相應四字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雖讀曰惟荀子惟爲雖極多聖人之復恭敬讀復反復也增朱子曰踐行也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原注仍就也奮而就之驅而納之于禮也老子仍作扔林希逸云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老子億云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鳳卿按非子又遇七國爭亂之末世憤有甚賊之臣藉口於道德肆奸馳詐不知忌諱者以行明老子之言欲以喻警世之人終至攪流而濁源也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行道已久則有功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人之事也旧刊孫本並作人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讀上四失字異老子增字子下四失字同老子無下四失字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飾作節非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高誘曰隋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隋侯令醫以續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益明月之珠因号隋侯天珠世以為寶也不飾以銀黃銀黃言金銀也漢書武帝以蠶書青揚僕曰懷銀黃垂二組誇鄉里注銀謂銀印也黃謂金印也廣絕交論早綰銀黃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爛以琅玕注金黃謂黃金又楊慎山海經補注皋塗之山其陰多銀黃銀黃漢代用以為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貴於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家語孔子曰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言至親具禮而不明旧刊孫本並具作其體而微也旧刊禮下有樸字故曰禮薄也德清曰此言世隆道衰失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物本義諸本作理相棄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讀言以鑿混沌之竅為務也出莊子應帝王篇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老子集解云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作也朱元晦曰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華秉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先物行先理動之謂也增無緣不緣理也忘趨本作妄讀當去而字看意臆同度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待洛切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說符注蓋隱者也湯問注楚人以善釣聞於國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額也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也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嬰亂也莊子老聃曰渙乎若冰哉其慎勿攖人心攖人心則人紛然以前識之術攖亂人心則人紛然明其智所以危也華焉猶紛然也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裹包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孫本無察字之字是下脱所字老子首作始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華非實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禮貌外飾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言可得而行也讀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增菅子兵法徑於絕地朱長春曰凌山歷水越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何國不攻井子章曰不徑恐而經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增按貌上疑脱禮字井子章首至此老子三十八章云好當作行故曰去彼取此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作而看全壽富貴旧刊無貴字非也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挽下文當有生字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挽下文以字注誤混正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夫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夫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則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旧刊忘作妄古通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嗛旧刊猗作倚甲本拠史記從之為是陶朱卜祝讀與陶猗塙言益別人增卜祝疑木叔之音轉列子富人端木叔子貢之嗣也之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旧刊作妄同上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讀濶遠廣大也

今按言去道迂濶甚遠也故諭人或云之字曰軌知其極老子有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十二字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夫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夫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孫本作也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衆以下二十二字句剖判閒隔也故曰人老子作民之迷也其故以久矣鳳卿按孟子荀求其故注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故事也旧刊作其日故諸本同此或曰作其日老子作其日固久增故固以已古通用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讀必固守也言守死也輕忨資財也動心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不偏黨也旧刊心上有立字孫本同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讀墮之又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讀罷貪廉之反增墨子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說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荀子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又曰無國而不有賢士無伍注罷病也國而不有罷士注罷弱不任事者齊語罷士無伍注罷病也無行曰罷雖義旧刊作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讀邪私直之反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山璠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以暴志不可陵注陵欺也下侵欺其鄰國同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讀習慣也問矣知識之士也下以能代習可以見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而習人也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讀適適同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敷也旧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讀言以德行之名軌順節度而一舉之之也下所謂四不者軌節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增荀子注廉稜也說文劌利傷也但有廉隅而不至於兩傷也家語注劌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呂氏春秋廉而劌注廉利也劌缺傷也故燿原注道無繫著執之則非不欲其察察以為明也旧刊無之自人有禍至此老子五十八章直而不肆光而不燿老子燿作

聰明睿智天也天性動靜思慮人也人為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天謂自然無為是也增楊升庵外集此古之格言而韓非引之廣雅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周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亂則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

失之地。讀境也。川番云。言所在也。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言白晝。陷溝瀆。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呂子重已亦有此論。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子書。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上文云。動靜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上文云。聰明睿智天也。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原注。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舊說。嗇養也。朱子曰。嗇只是只要以用些子舉。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夫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後。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以費。以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旧刊爲作謂。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增物本。退而作退嗇。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旧刊作禍患。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原注。蚤早。通讀。蚤字。以雞未見字。子曰。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服蚤早通讀。諸本作夫唯嗇。是謂蚤服。旧刊作夫唯嗇是謂早服。今按。謂唯以。並通韻。故曰夫謂嗇是謂蚤服。老子。旧刊別作早。解。朱提頭。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恩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謂不以先入爲主。能容無美。故曰重積德。名子。作謂之重積德。朱子曰。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故與新刊所積德。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

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而則也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以之有身而後以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會計等也一文云人有欲則計會是也

會極處百會之會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世本無其字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一本無能字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旧刊國下有毋字諸本無老子同此

所謂有國之毋旧刊接上文高誘曰毋者本也老子注國之所以安謂之毋毋者道也茅坤曰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雖不同道理却是一般范無隱曰解得老子意讀之令人神爽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毋夫道以與世周旋者物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毋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讀曼長也言橫根也亦有蔓義有直根根者增根上當書之所謂柢也書老子書柢或作抵讀蓋根曼而抵直也正字通引此直曰曼橫曰柢誤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

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老子作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長生久視字。荀子榮辱。禹家。富國。皆有。聰明至此五十九章。修文。皆有也字。高誘曰。視活也。）語贊君篇。呂子重已。說苑修文。作傭也。徒宜作徒。謂徒役也。一人之作。日七半。日十日則七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七半。日十日則七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亡半。（旧刊。孫本。凡以下別根非是。）批。（批字。本。同此。）利害易。則民務變之。（旧刊。徙作徙。）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衆字。老子作是謂深根固柢。）而數搖之。則功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旧刊。徙作徙。）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擾之。則賊其澤。（讀賊害也。澤。味之和也。猶色之澤也。山潘曰。治要。澤作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治要。不重作而。）故曰。治大國者。（老子無者字。）若烹小鮮。（原注。治國者。擾之則民亂。烹鮮者攪之則味變。治大如烹小鮮。靜以治之而已。）

人處疾則貴醫。（旧刊。人以下。接上文。不別根。）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旧刊。無人字。老子。神下。下並無也字。）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旧刊。祟上有不字。是。）人逐除

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老子聖上有夫字民作人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增不事利言不以利之為事欲利之則及病之事利其產業山堉曰言事及利也荀子為事利則爭貨財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景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旧刊則作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老子兩上有夫字則作故工人至歸焉六十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旧刊有以下別提外無怨讐於隣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隣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翼士寧曰多外字內有德澤於民者孫本民作人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原書通淫倒今從旧刊增淫靡無用之物所積力唯田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旧刊於作唯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糞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止走馬以糞田也朱元晦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見一

句。謂以芻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糞車者。方
曉此語。分注。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人君者。旧刊。孫本。並無者字。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
暴虐則民產絕。言民無恒產。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以。
讀畜生字。始見。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以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
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讀蓋謂將軍之馬。山璠曰。當作芻馬。如
馬。言民間馬乏。不能給軍用。則必仰給主將之廐馬也。將迎通。送迎。可見。今按。將馬。謂主將之
用。浦阪圓曰。之恐者。誤。言於將馬。近臣。取臭足也。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
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老子無矣字。
人有欲則計會亂。而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讀經常也。言事之常
紀。今按事物之經理。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謂五色聲樂衣食之類。可欲之類進
則教良民爲姦。姦。釋大典曰。教猶言使也。山璠曰。平聲。魯語不教。魚長。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
馬。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
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
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老子。禍作罪。是以聖人不引五
色。山璠曰。引猶誘也。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謂異於飛禽也。不衣則不犯寒。增物本注。唯人無羽毛。必資衣以禦寒也。上不屬天。
不著地。上不屬天。謂非星辰之類。下不著地。謂非草木之類。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
能活。讀言既不屬天。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爲存活之計也。增列子楊朱曰。人肖天地之
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
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

力也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
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讀飢也增呂氏春秋其為飲食
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
墨子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
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得當作利下文可証從老子作得亦通晉靡有免增
諺傳說晉靡徐注爾雅索隱晉灼曰晉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曰言刑徒之人以鐵鏁相連係也案
丹儲上衛晉靡為魏襄王后治病似當以徐義為長死罪時活言可幸而免也今不知足者之
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
生於猶言斯也讀憂憂憂其憂也增下憂上疑合有甚於字原子禮曰甚於憂句於當作則皆通疾生而智
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不由法度也妄舉動則
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

苦痛雜於腸胃之間旧刊憂作苦痛以下八字則傷人也憜主術訓兵莫憜於志而莫
邪為下注憜利也憜則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
憜於欲利老子憜作大利作得而次云故知足之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否之反同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老子知此兩者亦稽式王弼曰
稽同也古今之所同則而不可廢理者成物之文也讀如道道者萬物之所以成
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增或云一曰恐因誤或為衍文物有理分理也不可以相
薄讀侵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
無常操旧刊操作三字是以生死氣稟焉旧刊孫本作死生氣餘同
萬智甚酌焉萬事廢興焉大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

之以成其威讀斗之所向必敗故曰威曰
史天官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行也四時得之以
御其變氣孫本御作卽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讀言與萬國也赤松得之與
天地統讀言與天地相終始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制度文物道與竟無
智更擊出道字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
乎做則看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照昭以
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密寧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
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旧刊作之若水潟者
多飲之即死即或作則潟者適飲之則生旧刊則作即適節也譬之若劍戟

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
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鶉士寧曰故下恐脫曰字此段疑
解正文今老子不載蒲阪圓曰流說道理不必引老子而所謂
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為天下貞一若道也韓子亦云道無雙故曰與此節互相發矣山
堵曰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
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
地伏犧得之以襲氣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坏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
之立乎北海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
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又
曰周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作聖字惠曰天得之以高
以下韻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

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讀當作處其見形增）泛論訓蛇舉首尾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道應訓同此增）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旧刊脱短字）麤靡堅脆之分也（靡細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旧刊無物字）故理有存亡（旧刊理上有定字）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增凌注常道也）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諸本常下有者字）而常者無攸易（變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旧刊有所字增）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彊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孫本旧刊有之字）可道非常道也（老子無也字原注老子無老子有物混生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綱領）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原注十有二三言多也）十有二者（浦阪圓山疑行四肢九竅合十二也呂子本生達鬱可並考）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原注徒類也）故曰生之徒（旧刊有之字老子同此）十有三者（老子無者字增恐當作十有三）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具猶俱也）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當作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上生字讀出也下生

生活也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旧刊作為死死死字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之往也蒲阪圓曰地之疑當作亦老子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也山璠曰處恐虛并子章曰此下疑有缺文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尔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枕本標曰借說爪角甚妙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山璠曰恐飾字因下動靜不節

誤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怨爭之心痓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痓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讀源同去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趙注至德之人不為種種所害以其無死地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諸害矣增凌何

凡兵革者旧刊挾前章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怨爭之心無怨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遊世涉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增當作軍不時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旧刊孫本被作備老子作避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投字書致也按投與擲舍之投入也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旧刊作刀孫本作及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必體天地之道（廖文英曰相合無間曰體易文言君子體仁）故曰無死地焉（或曰下脫動字）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人始於生至此五十章亦十有三下云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又容其刃下云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旧刊脫此一句）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讀言其從事不疑也明白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山瑞曰論語仁者必有勇蒲圾眞曰此上老子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周公曰當別（增）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增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旧刊弛作弛山瑞曰弛同弛雜記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實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增舉示也湯正路曰恐脫故字）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

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讀言王公發号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為天下先意權衡之權知主之也增權議擬謀也係辭傳乾知大始）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舊刊於作其）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議論高世也）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老子作故能成器長）

慈於子者（原注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啬也）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老子作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增老子天將救之以慈救之故曰天生天之生救以其有生物之心也聖人觀天地之心以生養為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性於生也心上藏於字盡之生也天生自天生存之也生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老子作保之增保寶通史記九十七章）書之所謂人道也者（原注謂不矜不伐不漏弱謙下也增老子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外貌施文飾也老子唯施是畏）蒲阪圓曰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蒲阪圓曰老子注奪張曰旌奢之反也）蒲阪圓曰

言就大道求路徑也徑者大道之反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策宮他日佳蹺好玩漢嚴安疏佳蹺玲怪順于耳目也佳麗也原注除潔靜也除糞也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原注外雖衒飾而內實空虛也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如字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冬庫虛舊刊庫作廩而有有音又或夫飾智故原道訓不設智故注巧詐也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老子作貨資孫本同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讀言以智術之也原子禮曰術如禮記蛾子時術之術增漢隸字源術述通用言祖述效之也山

瑞曰術當作述或古字通用下文述於治物林說同廣韻誌也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人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讀有獨立之民以別之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原子禮曰故下脫曰字服文采傳奕注老子云采是古文繡字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旧刊資貨作貨資是之謂盜竽矣盜竽猶言盜兆也老子采作綵竽作奇無作誇今換韓子改作竽韓子說既有證又與餘字韻叶且韓去老不遠當得其真故冤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駁此字也柳子厚押韻林蕭翁劉會孟皆作誇蓋不考之過河上公注亦作誇竝有如此俗神仙手書之所謂至竽矣五十三章人無愚智原連上文今依旧刊別提莫不有趨舍增即取舍原道訓趨舍指湊莊子吾辭受趨舍字有常人得於好惡怵於淫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捕常人字有

物也。悕誘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諸本校作拔。山璠曰。至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人不然。（山璠曰。至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拔為是。蒲阪圓曰。老子善建。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作脫屬上非。）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讀言保精積之身也。）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旧刊脩作修。下同。老子修下有於字。下文家鄉邦天下上皆同。）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讀脫而字。山璠有而字。）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老子餘作

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聚。（旧刊作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適其條以觀多少也。按適恐字。息耗消息也。消言損益也。）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之然也。以此。（孫本作以此如此。知之耳。林希逸曰。以此言亦以身觀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龔子由曰。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也。）

喻老 旧刊有第二十一字。

原注。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今按旧刊以此篇置第七卷首。未知孰是。漢唐旧本編次如何。晒従。如源本以備攷。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廉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増汜論訓注。不離體也。長揚賦。

韓非子注。蟣蝨生蟣虱。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幄。幕也。處猶巢也。而兵不歸。汜論訓作不休息。

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増莊子。豐狐文豹。說苑。封狐玄豹。尤傳。晉悼公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左傳。閻異。

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旧刊無則字。

夷狄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旧刊無則字。

夷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作於。智伯要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下陽揚氏縣西南。増按人間訓。智伯攻高梁之東。遂交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増校補。戰國策。淮南子。說苑。伯死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柙檻之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灼曰。虎豹之蜀。或云。

夷狄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旧刊無則字。

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作於。智伯要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下陽揚氏縣西南。増按人間訓。智伯攻高梁之東。遂交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増校補。戰國策。淮南子。說苑。伯死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柙檻之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灼曰。虎豹之蜀。或云。

夷狄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旧刊無則字。

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作於。智伯要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下陽揚氏縣西南。増按人間訓。智伯攻高梁之東。遂交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増校補。戰國策。淮南子。說苑。伯死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柙檻之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灼曰。虎豹之蜀。或云。

夷狄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旧刊無則字。

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作於。智伯要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下陽揚氏縣西南。増按人間訓。智伯攻高梁之東。遂交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増校補。戰國策。淮南子。說苑。伯死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柙檻之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灼曰。虎豹之蜀。或云。

夷狄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旧刊無則字。

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作於。智伯要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下陽揚氏縣西南。増按人間訓。智伯攻高梁之東。遂交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増校補。戰國策。淮南子。說苑。伯死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柙檻之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灼曰。虎豹之蜀。或云。

夷狄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旧刊無則字。

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作於。智伯要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下陽揚氏縣西南。増按人間訓。智伯攻高梁之東。遂交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増校補。戰國策。淮南子。說苑。伯死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柙檻之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灼曰。虎豹之蜀。或云。

夷狄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旧刊無則字。

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作於。智伯要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下陽揚氏縣西南。増按人間訓。智伯攻高梁之東。遂交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増校補。戰國策。淮南子。說苑。伯死于高梁之東。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柙檻之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灼曰。虎豹之蜀。或云。

生爲常霸王其可也（其恐期字下同）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宰（旧刊有則字）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老子作知止之足之常足矣）

楚莊王（旧刊接上文）既勝狩于河雍（孫本于作於史記莊王十七年敗晉師于河上遂至衡雍而歸蒲阪圓曰狩字之誤當作晉下文及人間訓作晉高誘曰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汝厄之處是邦之法（旧刊是作楚）祿臣再世而收（文爲之爲或云度之誤增邦下文爲之爲或云度之誤增邦下當有法字讀言不以邦法故收其邑也鳳卿案淮南子人間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不受汝厄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荊人鬼蜮人畏之利也高誘曰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狂丘名醜滑聲傳呂子異寶並載此事皆爲叔敖死後封其子事）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邦爲脫世世二字）疹也（邦爲制不於人也）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老子君子作聖人蒲阪圓曰此句疑當在下輜重也下傳寫錯誤耳不然故曰字說不去也）邦者人君之輜重（旧刊有主父生傳其邦讀言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史記趙武靈王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武靈王自號主父）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有代雲中之樂（地名）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埶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老子作失大根）躁則失

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讀言君威獨行於其臣故不可為臣所奪也增亦見內儲下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老子無深字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讀言為威於君也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讀言為威於君也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德威皆臣自為損益字尤傳山有木工則度之之法損益字荀子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同法也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交文互耳不必泥故曰邦之利器老子邦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老子耳故往々於韻不叶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宦仕也作宮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史記越使大夫種言吳王曰竊聞大王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兵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魯哀十一年張之於江濟彊之於黃池吳語吳之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故可制於五湖齊俗訓越王勝夫差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老子翕作歙讀增固姑通用人間訓固試往復問之列子作姑復問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遺原作言假道也今從旧刊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增仇由見說林下廣車之車尤傳使御廣車而行注兵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取作奪說林上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是謂微

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彊也增謂損弱當作是謂弱老子無損字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儲右上凡衆也旧刊族作族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旧刊無二乎字千丈之隄旧刊作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增呂氏春秋巨坊窟蝼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焚注突竈也案字又作埃說苑見竈直埃傍有積薪集韻竈窓也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行巡視也孟子丹之治水也俞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增按主人翁也古人取對不必拘七命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声是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增或云遠大患

扁鵲姓秦名越人見蔡桓侯旧刊侯作公山曙曰史記新序作齊桓公蔡字誤當作晉七發注韓子曰扁鵲謂晉相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苦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桓侯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韓子曰扁鵲療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和子有桓侯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桓侯竟不知何國也蒲阪圓謂晉也家烈侯卒子孝公頎立索隱云紀年以孝公頎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公因老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曰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然則古本或亦載簡子事耶秦策扁鵲見秦武王別是一人

腠理廖文英曰腠肉理分際也又腠理方書皮膚之孔泄氣液出行之腠道紋理謂玄微之府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不治將恐深山

曰將恐疑倒史記無恐字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旧刊無欲字史記作医之好利者為功新序同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易深讀易移也旧刊易作益新序復見作入見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原作一日今從旧刊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原本脱三十二字今從旧刊補之扁鵲望桓公而還走新序作及桓侯故使人問之故特為之也扁鵲曰疾在腠理新序作皮膚湯熨之所及也新序作熨藏腑火齊之所及也在腸胃鍼石之所及也齊劑同讀言湯液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也司命星名周礼太宗伯疏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星也讀屬連綴也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增礼記注主督察三命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録者莊子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管子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此言司命之所主非人力之所及也史作雖司命無奈之何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何啻古而已哉是所以以注斯書也故曰聖人蚤從事焉增蚤古語今老子無之昔晉公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旧刊有待之二字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

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辭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朕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讀未及其危曰安

其未兆易謀也

昔者舊刊接前文紂爲象箸增象箸尊者索隱持略反周禮六樽有犧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箸之器也蒲劉氏音直慮反杯箸亦食用之攷圓曰按齊俗訓糟丘生于象擩服虔杜預說疾兄也怖懼也說文訓作幾稀注驚號啼也齊俗訓作悸繆稱作幾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說紂之諸父

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司馬遷傳堯舜飯土簋飲土鉶注瓦器也又見十過鉶

必將犀玉之杯將用也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旧刊無則字必下折美字增呂氏春秋肉之美者旄象之約七命玄豹之胎七發豢豹之胎注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殃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

杯象箸不盛藜藿之羹必將熊膰豹胎七命髦殘象白注高誘曰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西方取其遠方物而已

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增過秦論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徐注裋小豎也吉賢索隱趙岐曰褐毛織之若馬衣也一本林作短褐非今按戰國策注詳論之而食於茅屋之下說林食作舍是則錦衣九重廣堂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茅坤曰直老成之言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增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火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紂與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古責反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鳳卿按此如酒池肉林亦是義酒入士雖暴人豈有此理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至如此之甚天下之惡皆歸焉人君乾々明德勿爲後世譚柄也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勾踐旧刊接前文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趙本吳作楚讀當作吳增

越語。越王畀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挾轡先馬。注導馬也。道應訓。越王勾踐親執其爲吳王先馬走。注先馬前而走也。輟耕錄。前漢志。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之也。後先見之。今韻書作襲。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故能殺夫差於姑蔑。文王見詈於王門。讀文當作武。增武王之干也。不病詈。難四。武身受詈。故知字誤而難妄改。但詈當作羈。字畫殘缺耳。帝辛九年。作瓊室玉門十一年。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通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注。項羽紀注。臧皃。北門。注。玉門事不經見。呂氏春秋。武王不忘玉門之辱。高注引道應訓。文王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擊鐘鼓。示與紂同。武王以此爲辱。非也。合而考之。文王困羑里。武王亦從囚。故曰玉門之辱。楊升庵外集。玉門地在成皐。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有羑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榮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皐玉門。此一玉門。聖賢之君兩危矣。顏色不悅。係下讀。而武王羈紂於牧野。鳳卿按。牧野地名。故曰守柔曰强。

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害詈。田刊。害作病。係本同。此病字。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細人小人也。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各之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猶云貴寡也。而不貴難得之貨。精神訓。化傳襄十五年。呂子異寶。新序節士。並載焉。

王壽道應訓注。王壽古好書之人。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塗。周道也。讀曾適。周之塗。敷。周有先王典書。故也。道應訓。塗作徐。屬下注。周之隱者也。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讀言不可。爲典要也。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淮南。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猶負之。

而行（旧刊猶作獨誤）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僛之（淮南子僛作舞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蒲阪圓曰按喜復古而舞也陳深曰此焚書之萌）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讀言為教也）而慧者不以藏書（藏古復字）是（古也）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老子無復字）

學不學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增山璠曰尤傳事有其物物有其容非其物也）因乘以導之因隨（廣德如不）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元子廣德如倫）動則順乎道宋人有（建德蒲阪圓曰按泰族訓注象象三年而成）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蒲阪圓曰淮南子繆稱訓作鋒）豐殺莖柯毫芒繁澤（列子豐作顏色澤也）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亂紛亂也功工通列子無祿字邦作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列子列上有子字地下有之字有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十一字）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讀載事也山公載已行德注載亦行也）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羨當作美善惡對文安江信曰唐予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之種必待春）豐年大禾（旧刊減作藏增與減藏皆同墨子飯子道曰稷之種後不如種恐之字）減獲不能惡也（愛減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又云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藏也司馬遷書臧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為妻生子曰臧罵奴曰臧罵婢曰獲以婢為妻生子曰獲罵奴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又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礼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蒲阪圓謂礼論臧穀莊子臧與穀穀獲人一音之轉耳贖惡荒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減

獲有餘。愚夫易獲茅坤曰此段原出列子藝分在此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老子恃作輔而不敢爲也

空原注音孔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增案解老孔竅虛精神訓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焦氏筆乘問耳目鼻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禮眡其竅空空孔古字通用耳目鼻口氏論人參看旧刊以此條併前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大而易視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戶上牖上無於字知作見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謂身也讀言中有主也增案與章

道襄主禮大夫稱主學御於王子期增蓋王良詳見外儲右下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此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旧刊二於字作于而後可以進速致遠增進追則莫若追速致遠者非驅衛矣主柯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輅馬良雖則欲逮臣逮及也先則恐逮於臣今君後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旧刊皆字作誤苟子欲得善馭及速致遠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驅衛矣主柯造父說林訓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車輅馬良雖中丁一四使追速也夫誘道爭遠山番曰誘非先此君之所以後也孫鏞曰是稽言眡論可通於爲學忘助之戒白公勝慮亂罷朝內儲上越王謀也道應訓注白公將為父復讐因患慮之倒杖而策銳貫頤飯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頤頤同列子說符淮南子作倒仗策銳上貫頤注策馬捶銳有針以刺馬謂之銳按銳也血流至於地而不知旧刊於作于淮南子不作弗鄭人聞之曰

之。故懼之。案史記。白公父建亡在鄭。鄭人殺之。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以此言智不泥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老子。明作名。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井子章曰。增鄒陽書。公聽並觀。言無偏也。故楚莊王。舊刊接上至此爲一章。莊改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倒句法。讀。言不發令不爲政也。右司馬。增。呂子重言。作成公賈。御坐而與王隱曰。讀。御。侍也。隱。隱語也。增。隱。呂子作讔。於謹反。廋語史注。謂隱藏其意也。齊東野語云。古所謂廋辭。即今隱語。而俗所謂謎也。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舊刊作翅。謂鼓翅也。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讀。言名之爲何也。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讀。釋。舍也。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戮百吏。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增。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注。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吳作郯。蒲阪圓曰。莊王六年伐宋。十三年滅舒。此云誅齊敗徐州。乃威王事。傳聞之謬也。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害字衍。安江信曰。為小事不害善道。故有盛名。增害與善字形似而衍。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見劉向新序。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舊刊臣下有愚字。增。諸本無愚字。鳳卿案。之智字倒。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工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

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
亂非越之下也增言過於越也而欲伐越舊刊無而字此智之如目也增苟
子議兵注引云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
見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
越此智之如目也莊蹻初爲盜後爲楚將越世家齊使者說
越王曰吾不貴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
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浦汉圓曰案任昉代
齊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注引云莊王欲伐越莊子
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之故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見百
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呂子介立注莊蹻楚威王之時大盜
也則去莊王遠矣兵敗秦晉喪地數百里莊王安無此事揚
惊所見本作楚王近是莊子蓋莊周此作杜子亦說樂書莊
蹻起楚分而爲四參索隱蹻其略反楚將之名揚升庵外集
引此竟全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之苗
裔也以其衆王滇王莊王時頃襄王時百年此又
蹻也楊氏慎誤分莊蹻爲二人其失考也莊王乃止故智之
難不在見人在自見茅坤曰此確言是人主之通患知之則
爲莊王之自反不知則爲夫差之蓋威

以好勝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者明子夏旧刊別提客從見曾子曾子
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
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
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見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山海經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年王使膠鬲來王子周文王不
予費仲原注費仲俊臣來求因予之內儲說下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傍令之間紂而亂其心
是膠鬲賛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賛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
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
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揮則字看雖知大迷旧刊大作太老子同讀不愛其資言不惡

小人之謂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增吕氏春秋。紂使膠鬲來問西伯之期。曰。犯二而進。恐其違期而紂殺膠鬲也。聖人之愛賢者。如此。豈有拒王叛以間之哉。管子亦曰。女莘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莘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朱長春曰。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案此章亦爾。○陳深曰。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不盡為美也。有以反覆為貴者。愈重複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子肯綮。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前言。前言復後。翻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於重複。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往復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枕本）

韓子解詁卷之六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録

說林旧刊有上第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吾賀矣。織株美櫝。互見迭出。爭入之而皆可材也。拨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

○旧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以系卷第八。不知何拨。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神訓注。無以字。而恐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

於河。精神訓注。因下有抱石字。列子。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與此章共。虛妄之甚。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按。爲於恐倒。讀。行事。行人也。僕大僕也。言令就二宮擇其所欲也。增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注。使事也。

儲尤下。作昭卯。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墾。始皇紀注。蔡邕曰。印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因封墾尤。傳曰。季

公也。讀言以公爲使也。公佩僕墾。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武子墾書追而與之。諸侯大夫印稱墾也。

子罃見孔子於商大宰。商。謂宋國也。孔子出。子罃入。請問客。讀。言問客何如也。客。指孔子。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罃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旧刊。謂作請。君已見孔子。旧刊。君作已。重複。孔子二字。凌本無。初譚有恐君二字。亦將視子。旧刊。作視之。增之字。

指太宰。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原注。更置也。韓策。作魏王。無惠字。將復天子。無立於字。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韓策。彭作房。鄭作韓。小國上有而字。言小國便事周。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旧。君上有若字。韓策。大下小下竝有國字。蒲阪圓云。呉注大事記。案。韓非子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以白里爲九重。姚祠云。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年正月。齊人救邢。此云晉人。誤。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捕則字。看下同。晉不救。齊不重。增。有勢曰重。且夫持危之功。增。荀子注。持。扶翼也。不如存亡之德大。句。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句。齊實利。句。屬上看。待邢亡而復存

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晉出之邊候得之（邊境候）子晉曰上索我者（讀上始見）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增史楚平王七年伍員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之子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燕策張丑謂燕境吏語與此同而子取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予剖子腹及予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一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之越（旧刊接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封奔魯遂奔吳詳載左襄二十八年）

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窶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難遠越（讀難更遠於越也）其可以安乎（言危也山陽曰說死說叢載梟之事正相類）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魏策注魏人）何故不予（魏策作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請地（策作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重積也策注重猶多也）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隣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旧刊氏作伯策同）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增吳注王應麟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于此非子曰老子為杜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惜旧刊作措）智伯大說（旧刊說作悅）因索地於趙（策弗上更有趙字）趙弗與（策弗上更有趙字）因圍晉陽韓魏

及之外。趙氏應之再。智氏自亾（讀獨亡也棄作遂亡按自棄之自）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召招恐通）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荊人輟行（旧刊輟作輟非是柯維騏曰任安善於揣齊而不善為秦謀止其役而休之不猶愈乎）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人說（山曙曰宋棄作許荊王大說勝）許救之甚歡（讀與上大說勝同歡也不爾與上文意重又見魏文侯借道於趙條）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旧刊患作惡棄作惡增惡如字言與大齊相仇也）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趙中虛曰荊本無救宋之情悅而詐之以堅其守使齊宋俱弊而已收漁人之功卒之齊拔五城荊救不至孫子之言是其驗矣）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不許。趙刻曰（策作趙利鮑注攻中山在魏文十七年趙烈元年）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罷拔中山（系本拔作攻）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歡也）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玄曰越人之國以攻雖戰勝攻取必不能得寸尺之地范雎祖此為秦蔑遠交近攻而天下之由矣）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

原注傳信也以綿帛為之出入關合信案師古曰傳今過所也而從至望邑增案蓋博望在鄧州向城縣子皮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神君也旧刊人下無必字也下有乃相衛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十八字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我為舍人即下舍人子為我使者使令之人即下舍人萬乘之卿也子為使者則吾尚萬乘之卿也子上客則吾備千乘之君也子為舍人則吾廁萬乘之君也增齊楚有祠者賜其舍人注始皇紀注主廐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顏師古云親近左右之通稱遂以為屬官名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里長里君之類讀言所至逆旅人為之見下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末稱鴟夷子皮者有三人其一楚賢人訴死臣術鴟夷子皮曰侍於魯君之也其二齊人與田氏奏齊者汜論訓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之難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子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是也史記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蒲阪圓曰闔止之難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立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奏齊齊孰與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故更黨篡弒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未之考耳原子禮曰范蠡之恥不可踐跡越王邑之于會稽猶晉文之封介山子推也國語云蠡之去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不問哉廣輿記洞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並可以証林希逸曰致士先從隗始卻似此等意見世俗借重以售姦多做此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主恐王字見尤傳或云士人增東周策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吳注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韓非文同**問其巷人**巷無人字

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
客何也對曰臣以也策作而誦詩策更有詩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策注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增毛詩普作溥傳濱涯也今君天
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策無也字君使出之策使下有吏字又見難一及內
儲下莊冲虛曰此段雖是權語却是理上有三分條達
韓宣王謂樛留曰韓策注樛留韓人吳注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大事記作繆吾欲兩用
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
成闕止策無兩字闕作監而簡公殺讀為弒通增策作弒魏兩用犀首
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
年以梁與秦秦至亘之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策者下有內字寡力者借外權原作小權今從舊刊神駒並作權羣
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作或黨上有其字驕主作擅其主有外為交以削地策有作或削
地作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策危上有必字唐荊川曰用得其人則一賢相足以成致理轉
移之功用失其人則兩用適以成分曹樹黨之患
紹續晰增希姓録收此醉寐而亡其衰旧刊作衰增衰上文
衰予對曰桀以酒亡天下而康誥曰今見酒誥毋耽酒者增者字宜後在
干酲下干酲酒下毋耽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九年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地理志在令支縣

金石山論墨法猶與空字者兩事相類者以兩字中返之

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絶句）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陰夏居山之陽蟻壤一寸而仞有水（增言蟻封高一寸則其下深仞必得水也）乃堀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增蒙求注引此無之聖而三字）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杜陵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蕃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旧刊操作操譙諸本楚策並同此策無之字注謁者掌賓贊受事也）中射之士（策注射人之在中者）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策無大字）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

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無此五字）夫殺無罪之臣（策夫作王）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王之見欺也策無無也字）不如釋臣（策無此四字）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術蔓行浸活不獨燕齊然也）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上趙策）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旧刊睞作睞字典睞睞同增山堦曰一本注睞乞洽反與眙同眙也案列子矢来注睚子而眶不睫注睫本作睞目瞬也蒲阪圓曰言詐蹇其目如眙也）奚如（君之誑人其素性然猶瞽之不能無睞目也不獨誑鄒君也）馬鄒君乃不殺（駟之誑人其素性然猶瞽之不能無睞目也不獨誑鄒君也）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奚）然（然）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原注兩宦蓋樹援也增趙本宦作官）犂鉏曰（舊刊犂作梨增內傳下黎且史黎鉏豈初仕齊後適魯歟）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舊刊溺作游）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舊刊游作泳）失火而取水於海（舊刊游作泳）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彊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山璠曰見難勢用人）嚴遂不善周君（讀句嚴遂韓臣）患之（讀句并子章曰有缺文蒲阪圓曰君下更添周君字看）馮沮曰（增東周策作馮且鮑注作睢失考）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韓傀韓君臣君韓君不

如行賊於韓傀（評嚴遂之計術）則君必以嚴氏為賊而陽賢與焉（馬道周周君留之）周君患之（劉辰翁曰殺韓傀而殺賊於嚴氏則兩斃矣增國策嚴氏為賊而陽賢與之）客謂嚴遂曰（國策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賢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今國不足以容賊君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乃

與此條意互相發山璠曰此事內儲下韓烈侯策及刺客傳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俠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弒哀侯二事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傳誤策云東孟之會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哀侯既殺其子懿侯即位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策誤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曰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乃懿侯也增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韓嚴通鑑書嚴遂弒哀侯大事記因之不改當從史書韓嚴綱曰書廢嚴遂而弒哀侯者乃韓嚴通鑑遂下注哀侯以韓傀為相而愛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并中哀侯亦誤也內儲下所載與策同史策及韓子並云哀侯策注臆斷改作烈侯非也韓世家烈侯三年當作哀侯七年韓策許異蹴哀侯又云哀侯為君皆當作懿侯則與諸

書合矣韓嚴韓嚴遂韓遂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陽豎亦一人豎當作堅形之誤也蓋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遂為內應以弒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聶政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 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張去疾恐非張良之先 **病將死公乘無正** 秦官見漢百官志增公乘姓也魏文侯臣有公乘不仁見說苑善說篇一本為是之 **懷三十金賂之而問其疾居** 也 **一月自問張譴曰** 讀自問疑增韓王自問 **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長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 高誘曰文公之將 **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 棄作觀斯贊注魏人姚云後語作堵師案尤傳堵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堵其後可師宅堵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增堵師比堵汝父並見尤傳 **樂羊以我故** 棄我下有之字 **而食其子之肉吾奈之何堵師贊對曰** 棄作其子之肉尚食之 **且誰不食樂羊** 棄有既字 **龍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見人間訓 **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 人間訓作太子傳誤 **而與之孟孫歸至** 至來也 **而求麑荅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 人間訓作一年 **復召以為其子傅** 增說苑貴德作尤右 **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又見呂子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然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讀言子之言固且之也增井子章曰爲之疑倒置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彊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悌作怖喻老同以爲象箸爲舊刊無爲字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舊刊無之字盂玉杯象箸見六反又增必不衣短褐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食菽藿之褐亦短褐也齊俗訓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只列子朕衣則短褐釋文短音賢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又漱布襦也又襜褕也又禮記玉藻褐不完注僮豎褐者誤又墨子含其文綴鄭有短褐注豎使之褐吳注一本短褐姚

本注短一作裋韓文考異云裋方云貨殖傳用裋字短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字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裋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爲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誤又墨子含其文綴鄭有短褐者誤一作裋史記士不得裋褐司馬貞云裋昭云當作短褐短儒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紲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當用之安知非古本如此則云高誘無說者失考而食茅茨之訓亦有菅屨跣踦裋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弊衣裋褐大布據此則云高誘注齊俗下旧刊食作舍

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增言不足以供其欲也聖人見微以知萌山曙曰明察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旧刊無之字又見說苑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增墨子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居於商蓋登商奄耶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洼辛公申曰山曙曰尤傳昔周辛公之爲太史也注周武王太史大難東方無道之國

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南蓋服矣通雅劉敞云九黎在徐州昔魯之間馮厚齋以朝鮮東夷九種非也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旧刊懼作懊增誤譌字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數也蓋紂猶知之有人字箕子謂其徒曰箕子旧刊使下

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增凌趙注辞以醉者懼獨醒也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旧刊徙上有欲字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

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增說苑反質無使字勝其可得乎說山訓莊子說劍亦載王元澤曰此亦譬喻之類作隱語

陳軫增魏策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增徑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喻軫游諸侯皆合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旧刊作至夫字策作故同此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與孟子天下易生之物章相類魯季孫新弒其君增經世書曰三桓作難弒其君哀公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

灰者始灰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讀衄灰血也灰灰血色變似灰也灰亦言之灰古語案灰者血着土久而成黑色也山璠云字書衄出六反傷也又與衄同反其土也

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刃乃當作衄反其土乃未可知也毋乃不可知乎一曰毋即

貫字謂罪也乃盈欠文或云及字此後毒逆益滋有者也井子章云毋灰訛言新弒其君其惡灰滅反土未可知

也山璠曰毋音無也耶古字通未可知也言季氏存亡
隰斯彌增齊大夫隰朋之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吳起因去之晉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劊增言斧折其樹劊斷數處陳風斧以伐柯斯之爾雅斯離也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癒之數也山璠曰數讀為促難二吾士之數幣也呂子作遽幣隰子曰古者有諺曰察見淵魚者不祥吳王濞傳察見淵中魚不祥索隱又見文子志也事大而我示之矩微增謂事大而我示之以微本作將有事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子黃帝過下無於字之下有於字旅下更有逆旅人三字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人下有其一人美其一人惡八字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列子之父作小子答曰列子答作對美者自美列子上美字有其字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弟子記之記之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有其字吾賢之心莊子列子竝作楊子行莊子列子竝作行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竝作不愛哉莊子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行賢而去自衛人嫁其子增汜論訓衛作宋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句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舊刊無自字陪其所以嫁舊刊陪作倍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增自

知以富爲智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汜論訓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之令其女常外藏姑姑知之爲己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增管子容或欲見於齊桓公請往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容聞之乎曰臣不往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吾不往矣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

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

田伯鬲好士而有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飯氏曰以下合有好士之二字白公勝楚公孫友友文子之子作見所出其薦百里奚事詳說苑臣術堅刀自宮而諂指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舊刊無以字惠子好士而有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曰伯門者山采曰往當作狂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之則同其所以東走之說林下舊刊制下篇系第八卷首有第二十三字

增凌趙題注近本皆自蠱有疏起今據宋校增定凡十六條舊刊同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莊子馬蹄怒則分背相踶牛馬類以足聲類曰蹄也伯樂善博勞相與之簡子厩觀馬二人舉踶馬讀云言就馬羣指令之也

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踶肩而腫膝增肩也音倭夫
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原注腫膝言無力不
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者任者無力則舉者無功也膝任相訛上
文可證夫事有所必歸今從旧刊而以有所腫膝而不
任智者之所獨知也
惠子曰原連置衰於押中押檻也倣真訓置猴檻也則與豚同故勢不便
非所以逞能也逞當作程課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王位東宮
之正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
侮也曾子不傷命也山瑭曰命
御覽正身下有見字
曾子曰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傷命也山瑭曰命當作幸字又作辛因誤作命蒲坂圓曰曾御覽丗作不暴人作子雖浩二驕富貴豈至傲慢若此曲說恩人文子見大數礼
烏有翽翽原注音周孫本音陶者字典引此作翽周注二作翽金谷世雄曰潛確類書引禽經曰鸛鵴之信不如雁周之智不如鴻鵠以免顛仆韓子作周二引院嗣宗詩云周二鵠以求美草言鳥獸尚知相依也據此周二盍蛩二距虛之類二鳥相比而飲于河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求銜其羽者以喻事待乘助以成也圓云一人之所有飲不足者讀飲不足之飲也言使一人不足以飲也不可不索其羽也世雄曰言求銜其羽者以喻事待乘助以成也圓云
元籍詠懷詩周二尚銜羽蛩周重首作首重銜其羽無其字不可下有以字也作笑
鱣顏氏家訓書證說鱣鱣画事甚詳可考似蛇蠭似蠋爾雅釋蟲輒鳥蠋注大蟲如指似蠭正字通蠋與蜀同蟲狀似蠭壙首睍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蠭蠋注灌中蟲說林訓今蟬之與蛇蠭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貶

說苑說叢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貴諸楚策貴諸懷雖乃注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者內儲下作孟賁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鳳卿案惑當作急雖上云下言君上必採用者以當其急務也增其言如卑下而用實高上即相駑馬類惑字疑矣汎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用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注用可否相濟也周書周史所記之書桓赫增疑杜赫見國策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也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也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讀不衍文增當作必則事寡敗也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過作遇劫適大人非所以事君也迂鳳卿曰不遇言身免紂之戮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之也言兩知宋太宰貴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蒲阪圓曰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因與公孫衍參坐於衛君之前注三人合坐今按新進獨說人必疑間己不然將不免也王引之曰奧寧媚於竈之謂也孫賁與其媚於主讀言大夫也增謂宋君太宰然後可三坐也而輕國增貴士媚宋君輕國諭楊朱之弟楊布列子弟下有曰字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有迎字楊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扑下同

楊朱曰子毋擊也列子毋作無也作矣子往旧刊使上有曩者字注音向黑而來子亦猶是列子也字一使女狗白而出以汚人狗烏惡之況於人乎列子無子字陳深曰以喜惠子曰昇執鈇井子章曰當作執決以韋為藉故或從革歟山璠曰當作執決決同鉤弦也增東京賦注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閱體也持扞音為之一謂之扞一謂之拾一名增守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弦又作扞弦楚策吳注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東京賦注拾韝捍操弓關機山璠曰關貫通增彎同王廣易注機弩牙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增原道訓扞鴈往上扞弓之扞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璠曰呂子貴卒篇仲扞弓又壅塞因扞弓射之注扞引也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昇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恐誤中

桓公問管仲富有淄狩春山水之以涯飯氏曰以為誤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山璠曰而亡屬上蒲阪圓曰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旧讀而亡絕句亦通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讀負債也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者十四字句捨百金而獲千鎰也負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始敗而終利者人見其始敗乃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聰慧百倍得千鎰之時也楊荊岩曰幹旋甚佳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殆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旧刊撽作撽今

按撽當作繳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撽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瑭曰當作徼子虛賦徼絞受訓敛子道曰山氏意益謂臣能徼獲鹿王乃御車使之徼鹿而不能及故此人代而御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無騶如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攝增言晉必救陳與楚戰也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盧陳南門之外井子章曰盧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輕易已獨何爲容容十年難乎增如忠孝篇慘容舂愚之容言容容勿勸苦也鳳卿按言舉事之易三誡之後遂其志也而密二辛苦如彼堪笑也反諷公子謀大事輕舉也山瑭曰逃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朝棄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謝讓藏之也讀言爲許由之盜之也井子章曰以許由爲藏其皮冠並迂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之盜其皮冠預藏之於籠是不知其爲讓天下之人也

三蚊相與訟一蚊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蚊曰爭肥饒之地一蚊曰若汝也亦不患朕之至增朕察名秦紀正義十二月朕日也盧盍反而茅之燥耳茅包氏物增燥恐燋字誤飯子道云耳字語助東周葍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嚙其毋而食之增囓苦怪反孟子注相與食之也疏者疏所生相故謂之毋蟲腦人乃弗殺人視其不肥而不用之於祭也莊子濡需者豕蟲是也擇喙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孔間股胸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脅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蟲有蚘者原旧注或作蚘增山瑭曰韻會虯字注引爾雅翼載此文蚘作蛔顏氏家訓吾初讀莊子蛔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蛔者一身兩口兩雅諸書蠶蛹名蛔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虯字蒲阪圓曰字書

蚳胡恢切與蜩音近注蚳蟲物
趙作蚸蚸蚸蚸並恐虵字誤
此一本爭下有食字勝 **一身兩口爭相齕也** 增山璠曰爾雅翼引
類也

宮有璽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璽之地 無當作有并子章云無可滌可惡之地也 **則寡非矣**

公子糾 原連上文非 **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增心不在焉 **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事在莊九年

公孫弘 增中山策司馬喜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吳注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為三韓子曰公孫弘亦一人也猶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 **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

人用兵 不以斷頸為意也 **我將謂子何** 周南之戰伊闕也 史記韓僖王三年
使公孫喜率周魏之師攻秦秦敗虜喜于伊闕公孫喜必焉實其斷頸之言也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 左傳僖廿七年疏貫罪也增大誓商惡貫盈天降殃其民以盈其貫注猶習也 **子姑待之** 旧刊子上有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 **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 讀言殺我以滿其貫也 **遂去之** 旧刊無之字 **故曰物之幾** 原注危也 **者非所靡** 原注隨也 **也** 川瑁曰幾讀如見幾而作之幾靡讀為羈縻之縻扈卿按漸靡之聲言可速也增注迂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 導道通言也庾文英曰盜鹿名曰釣案言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釣當作約平也謂適當之名也讀言導之使其釣名也 **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 子西之為人也左傳子西性不疑人也或曰疑有脫語 **孔子曰**

寬哉讀言不寬也牢迪曰寬哉上疑脫一句不被於利絜哉山璠曰寬絜當易地湯正路云二哉句讀言不被於利不得謂之絜也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宇曰三字疑衍子西不免讀句蒲阪圓曰此章意不分曉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讀言逆人情也鳳洲索爲物欲所曲

過於縣邑見說苑作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晉定二十二年荀寅出奔齊

從者曰此齊夫秋時蒲阪圓曰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宇曰三字疑衍子西不免讀句蒲阪圓曰此章意不分曉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讀言逆人情也鳳洲索爲物欲所曲

晉中行文子出亡見說苑作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晉定二十二年荀寅出奔齊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齊夫秋時蒲阪圓曰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宇曰三字疑衍子西不免讀句蒲阪圓曰此章意不分曉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讀言逆人情也鳳洲索爲物欲所曲

齊夫官始見者齊夫為見者舍人晉夫有寵於晉平公平公增尤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曰公焉在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

公奚不休舍說苑作焉胡舍作焉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說苑作此子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原注振動也作

也我過者也振救也前子有不字說苑作是不非吾過家語辨政王注作吾過以求容於我者家語辨政王注作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原注魏人魏策作周肖注疑即霄謂宮他曰東周策高注宮他周臣爲我策作爲肖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下十一字作肖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趨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者而以悉有魏者策作大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公不如曰魏者所以悉也增西周策注有有齊魏注得二國之援也公不如曰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不有魏公也必因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不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

是公有齊也 策無也字因以有齊魏也 策作以齊有魏也

白圭謂宋令尹曰 讀宋無令尹曰則恐楚令尹奔而仕宋者增適他國而稱故國官非理也令字誤當衍六年宋景公卒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寵者大尹蓋通宋君之母者國策公位作太后之事君以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君長自矩政公無事 原注謂失權也矣今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蒲阪圓曰用如以師之以言秉攉捆也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 讀人猶各也先達者 達得其意也相牧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 讀效致也鮑叔言而相之 亦見呂子不廣故

諺曰巫咸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曰巫咸七發巫咸治外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 讀秦越人也增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正義曰又家於盧國號盧醫秦策吳注周禮釋文引史記曰姓秦名小齊越人今史無小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蒲阪圓曰繆稱訓駱醫以治病注越醫則秦以齊為駱越人明矣盧醫又疑即駱醫之音耳通雅云扁鵲秦以齊成式笑任道昇乎扁鵲為褊後讀甄太言本艸引曹憲音布典反乃信之又曰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智按地志無扁縣而周礼釋文引史記姓秦名以齊越人此為近之然今史記無以齊二字其曰扁鵲者黃帝時有扁鵲而秦越人在戰國時人号之為扁鵲今所傳難經乃越人作非黃帝之雷公漢志亦非黃帝時之雷公漢志有黃帝雷公三卷注神農本艸四卷此乃非戰國之越人宋之雷敎作炮炙然必偽託者師古注人表輪邊即輪扁輪扁音偏足知古皆平声其作鵲者海篇之誤也雖善除 讀除病也秦策扁鵲請除注欲去其病也不能自彈也 讀蓋謂六反夫彈痤者痛外儲右上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

鄙諺所謂虜自賣衷讀北虜産衷原道訓匈奴出穢衷於越生葛絺而不售士自譽
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說苑權謀篇載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左傳昭五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注犒勞也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来上乎旧刊作汝荅曰上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旧刊將下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說苑說死奉使無以字其何也說其吉如何荅曰是故旧刊注故猶旧也吳使臣来也旧刊作人臣固視將軍旧刊有怒字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上非爲一臣上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

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一無也字一本注楚人信鬼故懼而不殺也王維禎曰明快嫺約不讓左氏
智伯將伐仇由呂子權勳文大異精神訓注迮晉之秋國也西周策昔者智伯欲伐仇由遣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大以兵入仇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淮漢志仇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子春秋權勳劉氏外紀風縣高注或作仇酋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公音求字又作訄訄通雅云公猶今之泗州通典泗州治連昌縣志沐水俗名連水今沐陽縣也漢之公猶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大原府盂縣也有仇猶城智伯欲伐仇由即此羅氏路史謂智伯修文御覽引呂覽曰中山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升庵引夙繇則呂覽之訛本也而道難不通樗甘傳正義道險難也乃鑄大鐘遺於仇由之君大說除道開道也將內之讀內入声赤章曼枝曰正義章作草呂

子與此同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卒必隨之讀卒兵卒也不可丹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高誘曰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之也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正義七月作十九日呂子作七日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杜氏曰楚史名謂荊王曰增荊王惠王也說苑立節越甲至齊又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苑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名蓋其軍制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旧刊與作以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言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旧刊克作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蒲阪圓曰蓋在江淮之間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之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陳深曰倚相二策所謂擊其階阪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言夜晴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山瑭曰恐有誤說苑指武作吳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讀言成陳也荊陳陳列而反左史曰吳反必夜至甲裂墨壞彼必薄我我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蒲阪圓曰謬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季子救之交綏與此異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旧刊子字作有我字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下有得字增以讀曰與魏策無

御覽荊伐間有人字無是字輯下無而字陳字作有我字三字

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讀搆講增秉作講注二國不伐知魏和之又西周秉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搆講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彳後並放此乃皆朝魏增魏文北二年三晉初列為諸侯此事蓋在韓武子以卹為以字旧刊無

齊伐魯索讒與讀呂氏春秋作岑鼂增讒與鼂原注鼂與鳥同旧刊作鳥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注讒鼂名魯以其寶原注寶與鳥同旧刊作鳥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呂子審為新序節士並作柳下惠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列子履信篇晉齊攻魯求其岑鼂魯侯獻他鼂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讀搆講增秉作講注二國不伐知魏和之又西周秉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搆講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彳後並放此乃皆朝魏增魏文北二年三晉初列為諸侯此事蓋在韓武子以卹為以字旧刊無

齊伐魯索讒與讀呂氏春秋作岑鼂增讒與鼂原注鼂與鳥同旧刊作鳥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注讒鼂名魯以其寶原注寶與鳥同旧刊作鳥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呂子審為新序節士並作柳下惠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列子履信篇晉齊攻魯求其岑鼂魯侯獻他鼂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卹為以字旧刊無以興為國信者亦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於岑鼂

韓咎秉注太子國秉與世家太子咎為太子國秉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原注不立之立咎即聾王立為君而字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秉韓世家並曰在楚吳注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蟣蝨虽遂不得歸韓韓者不立其弟也增秉恐韓咎入之不立也注非山璠曰咎當作之旧刊作若蔡甲恢曰西周秉高注周臣不如賊也秉效作劾增效致也反辞以德韓咎也途中戒備不立則曰來效靖郭君人間訓注齊威王子封於薛齊秉注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者秉無者字靖郭君謂謁者曰秉無曰字毋為客通秉作無齊人有請見者秉無見字曰臣請三言而已秉有矣字過三言秉作益三言臣請烹秉注所謂鼎鑊之誅靖郭

君因見之客趨進曰。策趨下有而字。海大魚。楊慎曰三字突出。真聳人。因又走。人間訓因作則。靖郭君策刪此三字。曰。請聞其說。人間訓請作願。策請以下四字作客有於此。注言此言外應復有。客曰。策有鄙字。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策無靖郭二字。願爲寡人言之。策願以下六字作亡更言之。注亡無同言無此也。荅曰。策作對。君聞大魚乎。策聞上有不字。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人間能牽策新序雜二並同。蕩而失水。策注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流蕩也言其失所也。螻蟻得意焉。策注螻蟻蚰蜒一曰螢天螻得意飫飽也增莊子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今夫齊。亦君之海也。黃作水。君長有齊。策無有字。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墨子旗幟篇城為隆五十丈。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策無不字。是又見齊語文以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增權謀篇發端云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說苑權謀此條又見。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奏。叔向受金。旧刊置叔向字非是。山瑭曰項羽紀二世使人讓章耶章耶恐同法。叔向飯。子道曰。使者之言。不出。耦叔向作謂平公曰。飯氏曰。當去之字看。可以城壺丘矣。增左傳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注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亭即狐駘。見禮弓左傳。鳳卿按瓠壺古通用。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東周策注德恩之也。彼不出。是交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秦伯時稱公好金見五蠹。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鄧魯定四年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讀言溺入於水也一飲而止讀其人飲水一口也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趙本注喻楚常為吳患不如因而疲之鄭人說難作宋富人有一子將官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已見說難

韓子解詁卷之七終

金澤　林寬季客校並書